

南平縣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

記 卷上

重建風雩橋記

洪武三十五年

明 倪 俊

延平郡守括蒼俞公既新文靖李先生之祠復建小橋於祠前經始也度所用不貲以其意言於鳳陽王希哲氏希哲之爲人倜儻特達剛毅和樂又侈之以讀書好禮慕義強仁故鐔津之大夫士莫不起敬而交譽也其伯父雖總戎禦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一

郡希哲則積學纘文用是得公之說慨然領之且曰先生上繼楊羅下傳朱子其遺風過化至今炳炳在人耳目吾輩居是邦淑先生之化不少恒以無所補報爲愧爲恨今公既復其祠若橋者則希哲敢辭乎哉於是計丈尺揣高低□材用僦徒庸希哲一皆總之不逾月而成下疊以石上構以木有梁穹然有亭翼□可游可息□登可眺扁曰風雩橋之西數步有亭曰濯纓環以竹樹因舊制也屬峻記之峻維昔者四子侍

坐曾點言志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夫子之志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曾點之志與聖人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世俗之儒泥於章句淫於佛老逞私智以就功名決性命以饜富貴其於修己治人之道則懵然矣孰知聖賢之所樂哉若此者千有餘年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得仲尼顏子之樂爲吟風弄月之歸於是聖學復明於世當時坐春風立門雪者非一

人惟楊文靖公傳得其宗既而南歸道與之俱遂傳之豫章羅先生以及延平焉延平灑落誠明清通和樂是則風乎舞雩之氣象也天下後世孰不有泰山北斗之仰至其樂得其所者知之蓋鮮矣昔人以是名橋不惟知先生之志誠有以得先生之樂矣然而其橋毀其名湮三十餘年矣俞公能復之希哲能成之俾先生之道復明先生之樂載著其有功於斯道也何如哉矧俞公以文章政事蒞郡恒以堯舜其君爲心

老安少懷爲志吉月偕希哲率郡庠諸生拜先生於祠下游息於風雩之橋詠坐於濯纓之亭講明道學則樂而得其所者不在先生而在俞公與希哲矣政教由是而行風俗由是而美則其氣象不在昔時而在今日矣九原可作先生亦當喟然名橋之義豈徒然哉是宜刻之於石俾遊於斯者知道學之淵源咸有志其志而樂其樂於無窮也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日

道南書院記

明 邱 濬

道學復明於宋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營道縣歷四葉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於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遊南安周子適官於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周子者教河洛之間一時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四

南北士多從之遊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爲吾道南矣之嘆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於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淪於夷狄雖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而奎文道脈中興於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鳴於甌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口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口

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於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三子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於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脈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中否假饒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所關係豈細故哉是以尙友古人者不徒論其勢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於潁川

繼師叔子於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南平後徙於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定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劍產也而朱子亦生劍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賢並生於一時上承下啟以延千萬年道學之脈其地蓋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周之既東乃欲興其道於東方

蓋謂魯也然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徒曾參以傳聖孫伋伋傳於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曰孔孟稱文獻之邦則歸鄒魯云方宋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之間是時猶未南渡也先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淵源來自紫陽而聚徒講校於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溯孔孟之傳

抑亦或有不知劍浦之濱九峯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鄱陽蘇侯章早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郎署來知延平府事慨然欲推所學以見於行首以化民成俗爲政恒以爲世之論道學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閩八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劍津而下東與福境其東之朝京國者泝劍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

斯閩中所產士以朱子爲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爲第一等事功延平爲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閩八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所以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毋庸致力矣今吾儕新構公宇以爲朝命重臣駐節之所甫爾告成而未有名稱盍揭道南二字以爲書院之榜以示八

閩士民與夫四方宦遊士夫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爲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躋歟侯曰然使价來求記於予予旣推原斯道所以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爲紀其規制歲月曰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爲三門後爲廳事中爲堂最後爲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翼以西廂通環以周垣經始於洪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

重修書院記

明 劉 健

事若可後而必不可後者道所係也知者知之衆人昧焉延平閩名郡也出郡城南九峰下有延平書院故爲宋李先生侗講道地書院則郡守陳宓剏於嘉定己巳繼壞端平乙未守董洪修元季兵燬國朝洪武庚辰守俞廷芳剏祠隘陋弗稱天順癸未監察御史尹仁改復舊規久而圯今澶淵王公範守郡重修之起其仆易其敝而飭其漫漶者中爲祠祀先生像後爲講堂

左右爲兩廡前爲儀門又前爲濯纓亭直風雩橋臨溪爲門揭延平書院額繚以周垣工始於成化癸卯春三月秋八月吉告成規制洪麗視昔有加焉夫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於孔子孔子傳於孟子而孟子無傳也自後歷秦而漢而唐至宋程子生續其不傳而傳於朱子始大明於世雖曰程子傳於朱子朱子初不得爲程子徒實得之先生若孟子得傳孔子之道而不得爲其徒亦唯私淑子思之門人是則微先生則

程子之道無自而傳朱子亦無自而得傳程子之道先生之功於是爲大此書院之所以興先生之所以祠歟或謂書院地也道在人不在地蓋慕其道則慕其人慕其人則愛其地卽其地則如見其人而想其道此先生之所以必祠書院之所以必興興而或廢廢而復興歟嗚呼孔孟之道息佛老之道日隆道非吾道世隆其道輒崇其祠以徼福田利益祠先生非他有所徼知吾道之在茲爾玉公爲郡多善政知政必先於教教必本於道故惓惓於書院之興祠先生恐後也郡儒紳龔請記將示久遠因著其剏復之由以彰王公之爲政知先務且俾後之人欲學朱子者當知所自

南邑堵侯生祠記

明 葉向高 福清

堵侯去南平若干年士民思之不置相依聚繙
庀材爲祠於城之東而俎豆焉屬予之官留都
道祠下顧瞻徘徊士民則又擁予車而請曰吾
儕不能忘侯無以報之而爲此區區也吾恐千
百年後徵侯者之無所於稽也願乞先生一言
勒貞珉以示來許予嘆曰嗟乎鐔人善思矣思
而至數年之後也可以徵政矣夫所謂思者以
去言也其人已去思其政猶在思其人思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十

其政則相與歌詠而頌述之思其人則貌而奉
焉趨蹌而瞻對焉祠之所由作也以繫思也未
去而言思已去而或不思奚祠焉嗟乎吾觀今
之守令其真有去後之思者蓋亦鮮矣若堵侯
可謂眞思也侯在南平吾不能悉其行事何如
然而徵思者之口則皆曰侯在而吏卒無驚吾
雞犬者不逞之徒無敢誘吾子弟以淫菟博者
一切官府之至於斯無有責供帳儲糧糈以奔
走吾者市廛遷化泉貨四流無如往日之壅格

者吾朝而裹糧至於訟庭事畢而休於舍腹猶果然無越宿之停留者常賦之輸及額而止無有浮羨以損吾脂膏者吾子弟之秀而文者列在青衿教之誨之無有不率者又其大者吾歲之不登衆方嗷嗷待哺而豪有力善射利者且盡貨吾境內之粟而騰其價焉吾無得食以俛於亂幸侯之令下而聞風者無敢遏糴糴而多者則章服矣發倉粟爲十碓給若干坊主以大販分以小販自通都至窮鄉無不沾及矣戎伍

之待哺者請必給給必先期無脫巾而呼矣四方以粟至者爲平價以鬻毋抑毋昂而轉販之夫無不靡集矣酌倉粟之直而浮其四之一以散各坊而城市在在無不積貯矣吾民所以俛死而生俛亂而戢室家相保聚不至顛越則侯以也吾將令吾之子孫世世無忘侯而奚但今口蓋鐔人之所爲余言侯者如此余記甲子吾三山亦饑諸豪有力者閉糴病民大較與鐔同衆譟於市望室而掠矣開府陳兵威之至有所

斬捕乃解去使其時有如侯者未亂而預爲之處分已亂而善爲之調停當不口此夫民之所重者生也無食則無生無生而欲其無亂是絕嬰兒之乳而責其毋啼也豈不悖哉管子有言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危墜而不能存安滅絕而不能生育故令不行而心不服也侯所規畫可謂能生育矣能存安矣固宜民之久而思思而祀也昔崔子玉爲汲令開渠漑稻民賴其利迨遷濟北汲人壘石作壇碑頌

而祠之彼尋常疏導自令長事而見德尙爾况侯當危急之秋拯數十萬生靈之命於溝壑者哉使後之嗣侯者按故籍而修侯政南平世世歲不能害侯之功德將被於無窮殫人之所以祠侯者意在茲乎侯諱維垣字師甫號太冲無錫人已丑進士今復任江山江山人德侯同於南平云

重修永慕祠記

明張潮

先王疆理天下建樹羣牧凡有功德於民者沒則進名宦祠有司春秋祀之有欲專祠者聽表遺愛明勸鑒也余觀自古循良無過於漢然史牒所載僅僅數人未有如今茲之盛者夫名祠公議也匪可誣也專祠衆欲也匪可強也議在公上之人有可擇也欲在衆上之人不可奪也兼之二者則有若延平守孫公南平尹陸公其殆合上下人心之同者乎公諱衍字世延號雪

岑爲松之華亭人成化戊戌第進士歷知州部取擢守延平政務慈惠邦人德之三載考績復任爲洪治辛酉歲大旱公率屬徒步入深山十數里禱之而雨大注卻蓋行歸因寢疾卒逾月陸亦卒邦之人士重哀思之乃請於督學東泉姚公列祀名宦旣而曰茲公典也如吾民何遂相與裒財庀公創祠城南門外享公以陸尹配至嘉靖庚寅嗣守李侯翔謂遠不便展謁乃徙城中學之西榜曰哀慕且以書報公之子翰林

學士承恩屬潮爲記余聞而嘆曰嗟乎如公暨尹之卒非祭法所謂以死勤事者乎夫先王之制祭祀凡以爲民而已矣民哀思之而不從之豈理也哉抑人之榮名在不朽之傳而不在乎位與年如其人一郡一邑澤流境土民相與俎豆而尸祝之則世世有餘榮焉非其人卽高爵厚祿凶於國病於民物將不食其餘後或耻爲之裔則世世有餘辱焉公與尹忘其身勤民以死而民哀思至今且四十年立祠祀之而猶若

有不盡者其所得者不旣多乎夫年位命也天道人事宜末如之何也乃若血食茲土與世無極而又食報於子有若學士君者宏才篤行望重一時公輔勲業將無涯則天之所以報於公者何厚且遠哉余承學士命且數年未有以復越嘉靖己亥郡守裴君椿至復以爲迫隘再徙城東門外劍溪之上侍御包君節行部乃益加修飾規制宏壯侈於昔觀先後興改凡三而上下人心如一信乎不可誣以奪也至是予乃得

志爲永慕且係之詩刻石祠中洩邦人之哀思
詩曰魃也爲虐神乎驅之龍也爲霖神乎從之
神旣瘁只亦旣安只時雨時暘神乎不忘

重修延平書院記

明 何維柏

嘉靖甲辰春三月予按閩自永定入汀東趨三
山過劍浦艤焉周覽九峯上下諸勝則見其繚
聯崔嵬崆峒涵迴崛特壁立河自武彝道建安
及劍與清流順昌諸水滙而合流南徂南臺東
入於海湍逝震激濺漻輶勢箭迅而不可止
石磷刺巉嶮筍立屹爲閩越砥柱予觀之而知
英賢所生川嶽靈孕殆不可誣越明年二月再
歷茲郡遂登西山謁所謂四賢祠者蓋楊龜山
羅豫章李延平朱紫陽合祠也是日也天朗氣
清物融景秀士從雲集彬彬誥誥緬景前哲幸
托斯文實有曠世同然之感爰稽舊規遍式道
林則知四賢各有專祠龍山道南文質杜溪霞
洲闕里廟貌並新惟水南故有延平祠漫漶不
治讀舊碑不能字句得其年爲成化乙巳子愀
然作曰祠圯獨靡脩胡可哉會逢其適豈山川
之靈顧有待耶乃檄之郡守馮子岳率厥僚屬
度地審式議報予可之乃出公帑之贖金飭材

備度以是月某日百工具作易故以新爰崇厥址爰丕厥美於是堂其中曰象德示報也表坊於外曰延平書院識實也坊於內曰冰壺秋月取鄧廸語見先生之學淵源瑩潔也又其內爲風雩亭見先生之趣與物同體也其後爲明翠軒取諸光霽庭草之義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也夫是祠也其爲象也深其取義也廣其諦慕也切三者備而祠成而樹聲流美昭往貽來嗣是而敦祀典之未備者於是乎有稽也先是郡

議以先生與豫章未得從祀孔子廟廷當上請予覈而嘉之疏具會以言事罪繫不果上夏六月道此適祠成郡邑之長偕其佐屬與學之師生請曰祠落矣願留一言以垂不朽予曰維柏責也倘蒙恩不死當成諸同志之美旣罷歸五年延走吏來請予不敢忘遂紀其實如此而繫之以辭是舉也同遊而贊議者則副使黃子福叅議孫子雲鄭子有周僉事利子賓戴子鯨興化推官章槩汀州推官黃宏綱也集議而責成

之者則郡守岳泊推官楊樞南平知縣張燾也
將樂知縣劉一夔經歷周昕縣丞孫儒皆相厥
成功者也故并書之辭曰於惟先生山岳降靈
忠信淑慎本乎夙成乃若問學實則師承龜山
鼻祖道南啟英書謁豫章親授法程至其自得
獨詣益精未發之中氣象神凝沉默體認天則
流行廣大精微玉振金聲上溯羣公日麗天中
濂洛光霽伯子春風先生見道實與之同象山
立本簡易貫通先生所造益粹以融文公及門
考正折衷斯文不墜先生之功柏也顛愚弱冠
景從羹牆嚴惕矢言令終勒之樂石爰紀子悰
曠世感召教思無窮

重建書院記

明 徐 海

聖賢傳道之具也道體無爲托聖賢而後能以有爲也聖賢作則斯道明於時聖賢不作則邪說惑於世聖賢其重也哉上自堯舜下迨周程以斯道淑人心者可見矣延平原中李先生生於其後慨然有志斯道已而聞豫章羅仲素得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中立之門先生遂往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所傳之奧嗚呼天之產先生者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十九

正欲闡明斯道於當時也夫豈偶然哉宋嘉定二年陳復齊來守是邦仰慕先生道德文章溫
和純粹倣漢白鹿洞規建書院於鐔溪南九峰
之下以奉祀焉殿塑聖像廡繪從祀堂繪四賢
臨溪有門門內有橋曰風雩接兩山跨蓮池池
上有亭曰濯纓殿階之南復立道南堂左右列
明誠忠恕中和敬義四齋東有光風霽月亭堂
後有閣曰尊經尊經之南有樓曰橫翠當時四
方賢士會講於斯遭元季兵燹遂廢我朝龍興

之初洪武庚辰郡守俞公廷芳重建於時僉憲
匡公按臨憫第宅爲民侵擾雜處一皆繩之廣
袤悉歸於院數十年間凌風震雨殿廡傾圮宣
德戊申豐城雷侯誠來守是郡嘆其荒穢遂割
俸敦工修葺率爾一新庚戌冬判府玉山程侯
鈞以爲當時得傳吾先生道於楊羅之門者獨
先生也又捐貲塑像增構禮亭於祠前凡大夫
士來叅謁者莫不覩先生儀形於髣髴鐔津李
仲淵有弟勝以文學任無爲州判官崇儒好道

亦先生之遺裔感其落成來請余記余固陋欲
辭義不容辭者有二焉上念先生明辨折衷俾
斯道昭如日星而惑世誣民戕仁賊義者不興
下念雷程二侯振作斯院使道學之風不泯而
方來之士知有所宗又奚可無一言以求助哉
雖然先生道德文章燦然載諸簡冊固不待余
言而助然世有先後人有古今不詳言以述之
則後言無所據遂卽筆書以刻之他日南閩士
子於焉而講學於焉而行禮則必潛思力行以

維先生餘風如是則先生道德之名益尊而雷
程二侯作興之功愈著矣仲淵豈不大有幸焉
是爲記

四賢書院記

明 郭希顏 豐城

嘉靖丁未范大夫來賢守劍南二年歲豐人和於是乎可用民矣謂郡學地非古也復之其今縣學之西乎則請於臺察及藩臬諸大夫蓋從之也戊申始徙復焉文學士咸便云先是爲明倫堂者再請而改督學公署至先師舊廟則地尙虛焉大夫以爲其役也亦唯文學之故若新宮也成不益以是地使夫羣而學焉是復其一而奪其一也將焉用之謂郭子曰豫章書院且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二十二

廢改之何如郭子曰此諸大夫之意也然善而未備矣余幼則聞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朱元晦四先生者皆南劍人也非皆學聖人歟學聖人之學則居聖人之居也非禮歟有儒生進曰必也元晦乎以功何如郭子曰尙功矣然而忘其本始也元晦之學得之愿中愿中得之仲素仲素得之中立中立其初以孔子事程子盡傳其學而南也則師友一源並流聲潤焉夫禮祀先師者必上及啟聖所以貴本始也祀元晦而

舍三先生禮歟蓋當其定也今日據之雖曲儒
坐談而有餘當其始也非歷三先生雖元晦力
圖而不足論四先生學譬若作室然中立則指
畫也仲素愿中堂乎此者也元晦構乎此者也
必合而祀之也譬若大宗然謂其爲士綱人紀
也謂其爲鄉先生可祭於社也人徒見中立純
固仲素質默愿中體認元晦豪大不知其學本
同也顧欲泥功跡而繆軒輕談何易易然則合
祀非禮歟於是大夫以南平丞盧廷友之可屬

是役也自秋七月迄於冬十月貳守謝君適然
繼獎贊焉周其垣墉渥其丹雘隘者闢蠹者新
費不重匱役不再勤而書院告成奉四先生像
俎豆其上文學士日有所瞻依相切磋於四賢
之學余記往歲廷議時竊以理學之祀厥功有
三曰行道曰明道曰衛道夫衛也者使斯道如
中國之常尊明也者使斯道如日月之久照行
也者使斯道如堯舜禹文之授守每以例古人
則行道者達而有位者也吾得數聖人焉明道

衛道者窮而譏述者也吾得數賢人焉四先生
於道行耶明耶衛耶君子覽觀往籍其所稱列
詳矣余特識是院之所緣而建如此且昔之覘
人國者莫先乎教學及論至無道必其滅詩書
壞禮樂輕節義遂以弗救乃知教學豈不甚繫
人國哉由此觀之則郡之理學復興而達乎天
下其教可知也

延平府遷復舊府學宮記

明 金城

岱宗者東方之岳也余昔遊焉歷百丈之厓躡十八之磴穿天門踞日觀而遐矚焉則見夫龜蒙鳧繹跼伏雲外文濟沂泗之水交流互映喟然歎曰茲聖人之故墟也既而踰堙城入曲阜則見夫沃衍崔峯隱鱗鬱律城郭宗廟言言翼翼徘徊瞻戀蓋深有感於地靈之說焉嘉靖丁未余奉命承乏按閩春二月入境既抵延平則見夫層巒疊嶂如趨如附如蹲如顧如翔如舞

奇姿異狀不可名數建之水至自良汀邵之水自兌滙爲劍浦由巽以入於福於海如排如注溪澗之石粼粼齒齒如牽留而不可放之去者然其視闕里雖小大不侔要亦天地之奧區也迤邐泌水衡門之下意其有隱君子乎因憶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三先生師資講學實開紫陽之緒厥生不有所自耶戾止之三日謁學宮課諸士有進而議興復者曰宮據山巔倚坎塹非所以妥聖靈而育菁莪也龍津之陽實惟宋

之遺址請復之余曰唯唯舉而屬諸提學副使
周子琬圖厥成焉周子廣猷審諦考祥程度有
成算矣復論於予報可於是年秋九月始事越
歲戊申夏五落成余臨謁焉山川融結風氣含
鬱傑構雄峙有闕里之流風焉乃晉諸士子而
告之曰人以地生地以人重非闕里不生孔子
而闕里以孔子顯非延平不生三先生而延平
非三先生不重諸士子其思所以纘三先生之
緒而重延平者乎則孔子之宮牆可望而堂奧

可窺矣若夫彙征明明以翊治道之盛則固吾
夫子立教之意也諸士子其勉旃哉是役也集
衆思以定其謨者周子也加激勸以觀其成者
分守叅政吳子鵬叅議秦子鰲分巡僉事楊子
大章也咨籌度以任其事者知府范來賢也據
才智以洪其規者前同知今陞任僉事余子爌
推官楊樞知縣張燾也併勒石以示來裔

大忠文先生祠田記

明 郭希顏 豐城

宋丞相信國公文先生以死報國至今語先生事未嘗不嗟悼隕涕忠義之感人心何若此乎其深也先生勤王所過輒有祠祠之在南劍則舊開府之地也宋自南渡數傳迄德祐間寇分道南牧腥羶之氣觸草木馬牛無不卽僵當此時也驕敵之鋒不可犯弱宋之勢不可回先生蓋熟計之矣先生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今一旦徵兵無一騎赴者願以死爲報嗟乎先生其開

府之心見矣仗劍指寇一鼓百戰義士爲公響應天日爲公慘黯不幸而執其去陷平江亡眞州又幾何惜也然長揖悲歌從容乎困龍猶角斯實難矣昔漢武侯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難以逆睹此其心何也武侯死於王業之垂成先生死於天命之旣去雖所就不侔其心忠耶非耶以先生心力能殺寇則殺之不能則殺其身無悔先生死寇亦旋滅是精忠正氣固已褫旃裘之魄而得報之也自古孰無死

當先生時其幸生者非叛則降又孰能如先生一死而君臣明天地位名與萬古長存哉嘗讀史文山性豪華及入衛之日痛自減抑夫此文山也平時聲伎自娛已而奮不顧生毅然烈丈夫君子以爲非先生之豪則忠不能成非先生之忠則豪無足取今日之有祠禮也祠在郡北約二里與理學四賢祠鼎峙爭雄四賢咸有田以祀獨先生闕焉祠棄不守風雨晦暝祇見狐兔之跡松楸之聲蕭然悽惻不知視四賢何

如也余謫居之三年顧謂南平令張子燾曰理學忠義一道也盍圖之於是請捐吾公餼之餘於范侯來賢以助祀事范侯曰表忠崇節民俗興焉甚善舉也余遂屬其事於張子置祀田凡三十五石有奇授守者而記之後有過先生祠者忠君報國之心其有感於斯也夫

劍溪草堂記

明 汪 偉 侍郎

洪治初予嘗覲先大夫於漳始由吾鄉入閩山險而溪駛舟曲折行叢石中劍戟廉厲篙師分寸失手則敗矣予時始踰弱冠不知戒唯以奇詭幽阻爲喜然亦未嘗頃刻而安也及抵延平則山止而秀水深而靜官府闐闐櫛比翠微間使人志慮寧夷樂而不厭慨然懷延平李先生之遺範有受塵卜居意茲別三十餘年志未嘗不在鉅鹿也南京禮科給事中鄭居舜祥爲延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二十九

平人間謂予曰某家劍溪之上別結屋數椽於李先生書院之側置羣籍其間思他日與二三同志講學於茲題曰劍溪草堂子嘗過其地願爲我記之予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心本自靜也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本未嘗動也其動而不定者邪與妄耳先生每誨人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蓋天下之本實在於是本旣得性斯復矣性旣復理斯得矣由是而品節酬酢乎萬變雖其紛紛交錯於

前而吾所以應之者從容暇豫各有條理不待擬議無不中節何也理定故也世之溺於器數之末固不足以語此而過高者或淪於空寂陷於邪詖而不自覺焉故先生又嘗曰當於日用事爲間著力又曰若靜處有而動處無亦非也竊窺先生之學若有得於溪山閒寂之助而用力不偏誼寂一致直足以上承伊洛之秘而下啟考亭之傳其視佛老似是而非之說不啻砒硃之於美玉矣君秉山川清淑之靈宿道而鄉

方希聖之志甚切愚何足以贊一詞其亦以延平所以誨人者於靜中體驗於事爲處致力居敬以養本原格物以求會通庶眞知理之有定性可復而心可不擇地而靜矣君方有言責無庸言歸仕優而學卽何莫而非劍溪之上草堂之中也哉敬以所聞復於左右君其以爲如何

道南祠記

明 何喬新

皇帝紹膺景命之初蕭山耆俊相率請以宋龍圖閣直學士龜山楊先生從祀孔子廟詔儒臣僉議可否以聞少保吏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南陽李公暨翰林詞臣具陳先生師友淵源與其言之槩請命有司於先生故郡立祠春秋致祭以表聖朝崇儒重道之意以慰後學景模仰範之心制曰可且賜祠額曰道南而以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配享禮部下延平府建

祠奉祀如式今福建按察司副使豐城游大昇時以僉事董學政躬相地於郡治東北龍山之
上而督所司營之知郡事淮西鄭君宗良以祠
役爲己任工未訖以憂去郡西蜀馮孜孟勤繼
之以次就功經始於成化二年十有二月以五
年秋八月落成未幾孟勤徙知邵武今知郡事
盛顛時望以是祠之建有關風教不可無記請
於游君屬予書之嗟夫孔孟旣没吾道之不傳
久矣士之爲學其卑者溺於訓詁而不知性命

道德之微其高者淫於佛老而惑其元虛空寂之說豈復知有所謂道學哉矧七閩僻在南服自薛令之以進士舉士知科目之榮矣自歐陽詹以文學顯士知文章之重矣至於道學之說則槩乎未聞及河南二程夫子得孔孟不傳之學於遺經其學行於中州未及南國先生以絕倫之資生於此邦聞程夫子之道北之河洛而學焉窮探力索務及其趣及辭歸程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故一傳而得豫章再傳而得延平三

傳而得紫陽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紹孔孟之絕緒其道益光而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九峯蔡氏北溪陳氏相繼而興閩之道學遂與鄒魯同風其波及四方者皆本於閩呼嗚盛哉揆厥所自先生之功大矣而祠事未舉者三百餘年非缺典歟國家以道爲治凡敷政立教一本於儒肆我聖皇舉茲曠禮非獨崇祀先哲而已蓋所以風勵學者嚮道也上之拜祠下者其尙祇若德意景仰前休頌其書而會其心去其疵擊其

粹以振斯道於無窮斯善矣不然科目而已耳
文章而已耳是豈先生之學亦豈國家所望於
南邦之士者哉

游定夫書院記

嘉靖甲寅

明

曾子欽

嘉靖甲寅延平太守秀水沈侯始建定夫先生書院則嘗爲文刻石以紀其成矣維時南岡吳公以僉憲武平來巡茲土敦崇風教聞而躋之猶病其爲僧廬之舊址而未闢也迺再捐帑藏下有司敞其前門翼之兩序黜堊而一新之廟貌儼飭士心翕悅其後裔方伯可齋公謂欽與梁侯可大徐侯珪亦嘗董茲役者不可以無言欽惟自孟軻氏沒而聖道之不屬者千餘禩迨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三十四

宋有濂溪周先生者出不繇師傳超然默契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然以孤微之學官卑力寡未爲時知乃得二程夫子於窮荒寂寞之濱遂相與擴大而推明之於是人倫事物之繁殊太極鬼神之幽深莫不洞然森列貫合于一孔孟之傳復燦然昭著如日中天一時豪傑之士風從響應在中州則有若謝良佐呂大臨爲之冠在南方則有若楊中立游酢爲之倡皆號稱程門高第游酢者定夫先生也卒與中立載道而南

楊游蓋並稱也後楊氏以其徒顯於是言周程之嫡派咸宗龜山而定夫之學稍稍晦而不傳其尊崇之典亦若有殺焉余竊疑之及攷之史傳先生與兄醇文行並表見當時交遊皆天下士伊川一見而許之可以入道明道興學抉溝昭典教事先生盡棄其學而學焉及宰河清伊川喜之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絕人遠甚中立亦謂其成德有斐師友之推重如此其所造可知矣當時學者往往淫於老釋而先

生蚤讀西銘獨見大旨曰此中庸之理也故其學能以萬物爲體元豐間先生第進士尉蕭山僉判齊州調泉州召爲監察御史風裁肅立歷守漢陽知和舒濠三州所至輒樹惠政戴如父母去益久而見思其爲政一於薄斂謹刑痼瘵乃身本之以誠出之以仁所謂萬物一體明通而公溥者庶幾矣然則先生發周氏之蘊有功於程門者豈小哉實德粹行皎如岳星流風餘韻尙能使百世興起尊崇者胡獨後耶先生先

世乃建陽禾平里人舊有薦山書院奉祀遺像
國朝□詔旨褒崇相繼修葺其後有徙延平之吉
溪里者衣冠縫掖蕃衍日盛而書院獨未之建
誠闕典也欽也少得聞此學於陽明之徒每伏
嘆洙泗嶧陽遐哉邈乎不可尙矣得身親於嵩
伊閩洛之間以縱觀其盛亦幸也旣而叨倅茲
邦入拜龜山豫章延平紫陽四先生祠下勃然
若有興者而猶惑於定夫先生之未祀今迺得
竣事表章使道南一派炳靈垂範脉絡洋洋欽

不揣蒙陋竊從其後之人歲時灑掃於俎豆之
側恍遊洙泗而親遡濂洛非大幸與雖然崇祀
者有司事也修其辭明其道以俟聖人者則又
先賢意也良心曠世相觸哲士無文猶興苟生
於其鄉仕於其地而不知所歆激踐肖焉寧不
爲諸賢之罪人矣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吾尙與延之人士共勗哉先生卒宣和五年諡
文肅其遷吉溪里則五世孫嚴書院在溪之西
以其故里有薦山故亦名薦山書院方伯名居

敬學術政蹟遙紹乃前修方邁未已蓋先生十
六世孫也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三十七

重修豫章先生羅源祠記

明 范來賢 郡守

洙泗道統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年而後河南二程夫子獲紹墜緒於遺經龜山楊先生北學於中國載道南歸時唯豫章羅先生實獨得其心傳之秘以授延平李先生再傳而得考亭朱夫子三先生皆延平人而考亭亦生於屬邑之南溪一郡四賢卓然爲洙泗濂洛之世嫡淵源浩博波及四方鄒魯以還未多見也我國家崇德報功旣勅建道南祠於郡合而祀之矣乃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三十八

先後長吏復卽諸先生講授之地特祠之蓋愛其人懷其跡無窮思也豫章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南平之羅源人其地去郡城凡二十里先生其里後山之裔也葬在里之黃澗坑嘉定間郡守劉永濟始購求其遺書得其墓於荆榛中歲一祭之近正德初新淦羅君環來判延平自謂家世同先生出豫章系訪其遺蹟甚勤卽後山之趾贊郡守鄒公始創爲先生今祠以閏旭二房守之餘四十年矣祠守日就頽敝未有過而

問者余唯吾道之南嗣源演流厥唯先生是賴
平生潛思力行其學也以靜得之林臥自適脩
然物外邀月有臺濯纓有池風雩詠歸是鄉也
蓋千載神遊之地也顧祠圯不飭何以妥英靈
而慰邦人之思乎唯時請於巡察雙渠金公謀
於同知謝君適然推官楊君樞先後協議乃命
檢校呂存信掄材鳩工往董厥役自正堂以至
中外門廡咸修葺焉起仆易敞輪奐改觀牆宇
巖闕過者祇肅經始於是歲五月三日落成於

次月二十六日俾守者世掌之先生故無嗣其
族且散落鮮有聞人每訪山居舊事南齋僅存
其名已墜爲民田至池臺亭榭之址亦無復識
其處者唯南齋右有丹桂一株相傳爲當時手
植遺根久枯創祠後倏生長迴常蓋祥兆也旣
枯復榮郡之人士其將有嗣先生之芳者乎余
夙慕先生之道久仰遺跡重有感焉因書之以
紀歲月云嘉靖戊申秋九月吉旦

一鑑堂記

明 游居敬

余宅憂之次載爲嘉靖乙卯卽郡北門外圍爲屋凡四楹瞰池而軒池舉而方周數百步名堂以一鑑識其說曰鑑之義凡以別妍媸而正衣冠也曷取於堂而名焉以面池也池曷爲而鑑也莫明於水水止則可鑑吾之有取於水匪以鑑形且鑑心也吾嘗左圖右書而居其中探古人之緒論精究理本以平吾情俯池而思也水源濬流清吾之所究得非古人之流矣乎沿流

而溯源可以明吾性矣吾嘗馳驅周道委蛇瑣闥上以事君下以涖民中以友於薦紳大夫而自揆其道多所未周俯池而思之曰水虛則納心虛則受吾之所應接於上下以盡吾之忠敬信孚者果能若水之澄而虛矣乎虛中以大受可以廓吾用矣吾嘗遠尋皇王之道密研孔孟之精元覽天地造化之樞將合而猶判渙旣窺而慮杌隍俯池而思曰水生於天而流於地孔嘆川逝孟取盈科堯仁舜智禹儉湯寬文熙而

明武敬以勝其理固涵洪而無盡周流而不居
吾之望而若遠卽而未安得非未能若水之凝
而不滯靜而常新矣乎遠取而近觀可以詣吾
極矣於是朝覽而暮思晝爲而夜驗吾心澂然
以無事如水之靜而不撓也吾心朗然以自覺
如水之動而可樂也取其平寧而情性理焉取
其翕聚而倫理篤焉取其涵洪而器識廣焉取
其風水之渙而文章著焉取其水地之比而功
烈普焉取其習坎之亨而時幾暢焉取其推故

納新而賢不肖可別焉取其上天下地而尊卑
可位焉取其魚不時鬻而化工可洪焉夫如是
則其取者無窮其鑑者亦無窮進而行於朝退
而善於鄉其未遇也爲龍潛其大行也爲龍見
居於一室可以鑑前古興亡之跡品物流形之
理起而在國則凡四海之休戚生民之隱痛調
劑之術彌綸之道皆鑑之而罔遺所謂動靜不
失其時而其道光明其皆在此乎夫何莫而非
鑑於水也鑑於水者所以鑑於心也大哉鑑乎

明而新之存乎其人爾余既著鑑之說而慮夫
來省吾堂者疑而問焉則不勝其頰舌之煩也
遂書之於壁以代語焉且時諗於有道者曰庶
其可以鑑乎爲一鑑堂記

新建李延平先生祠記

明 費 宏

延平先生得伊洛之傳於豫章羅氏而授之晦菴朱子其有功於繼往開來爲甚大晦菴狀先生之行至以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稱之則其所至允矣成德君子而庶幾優入於聖域矣蓋道以中庸爲至自堯舜以來心相授受未有能外此者先生之學則欲默坐澄心以驗乎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以涵養其本源故所見卓然持守益固心境融釋事

理貫通體之於身施之於家汎應曲酬發皆中節推而極之雖經綸參贊之功可以馴至非真得乎道統之傳未有能與於此者也先生雖超然遠隱不及進用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隆興初晦菴將趨召命問所宜言先生謂三綱不振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義利不辨故人心陷溺而主勢孤晦菴遂用其首說以對使當時採而行之則頽風可振人極可立而宋事不至於日非矣其本末備具如此又豈空言無補者哉

論者乃以著述少先生不知聖賢之學必切於身心措諸實用不在於言語文字之末况晦菴之探討聖經發明斯道幾無餘蘊而往復闡辨得於師說者爲多大下後世溯淵源而思濬導之德烏能忘耶劍浦爲先生邑里故有書院在九峰之麓今天子正德十有四年知府歐陽侯鐸始至往謁慨其荒陋亦旣葺而新之竭虔妥靈猶病其未稱也會釐葺淫祠城內佛老之宮不下數十其一名天竺堂者適與先生之家族

隣候請於巡按御史沈公文燦卽是爲先生祠復慮其勞與費之及民也則嵇滯祠所入付義民王文俊督配徒并力營之堂廡門垣旣嚴且邃召先生後裔庠生授之扁鑰俾司啟閉而時洒掃焉頃以成告沈公謂麗生之碑不可無述而以屬予時分守叅政朱公冕提學副使胡公鐸分巡副使黃公昭僉以爲然侯乃偕同知萬君廷彩推官陳君韶遣使來徵予記爲請

此處恐有

脫况茲生長游歌之地宜尸祝俎豆之不容緩

然亦缺然而未備豈所謂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則世不復議其固然乎今諸公與侯同德一志汲汲然舉未備之典可謂不安於流俗而知爲政之先務矣且興革之間昭示好惡所以崇正教闢異學善民俗實於是乎在是卽情之發而中乎節者非知道其能然哉宏樂其成懼來者莫知其始得之故也於是乎書正德十五年歲在庚辰秋七月癸卯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鉛山費宏記

南平新縣事記

明 林 俊

都御史
莆田

延之南平新縣成鄉士民羣束書實幣屬鄉進士陳君邦彥之莆求記勒之石垂令功也按南平本閩侯官北鄉建安初始析爲縣其後改延平龍津劍浦又復南平爲郡理所國初徙西關偪崇崗前齧建樵二水以近位置孿促居之難人居涼落兵燹間作守與起□又難鄭尙書舒城公爲守時也疏言遷便議城東之常平不報正德紀元貴溪江君良貴知縣事質形便主鄭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四十六

議焉宮保劉公梅坡割地前民趨以相民始和會則毅然主遷具白於巡按韓君廉疏可節縮公羨心計而件籌攻位庀材績効時奏江君以茂異入爲監察御史姚江魏君朝端代之詳練開永有父方伯公風世其學亦世其政調息撫摩布宜民之令思畢前尹之功杜丞纓陳蒞深復贊其決揆力相便閱三歲功始告成物采鮮完役若鬼輸而費若天出民罔病夫春秋興作必書時誥舉羸昭戒也况當橫禁慘慄之際事

會有所不可則固有默運其間者邑去郡二里
司若驛倍焉令奔走如織非白事郡庭則迎候
水陸之使歸一視事則策馬徑去不得分日力
以宣逮下之仁而身常負責居使然也節日力
專思慮時靖嘉之惠以無患修阻之勞遷未可
已也又况地密而位恢疏絕前虞爲固亦奚蘄
百利一勞間哉令民所視軒輊者也堂序翼嚴
民則毋敢易心快新邑亦快新政政古人有行
者矣稱神明者工摘伏戴星出入單父亦治智
則竭任力則勞局新則去古而遠夫子稱治蒲
曰恭敬以信忠信以寬明察以斷由蒲之道以
成創之俗所謂新也予尙落新堂與一快焉官
如傳舍邑若記存焉耳中材者可因而自進也
記以俟代君永蒞者

南平新縣記

明 林 瀚
尚書 三山

延平閩之望郡而南平則郡之負郭望邑也邑
舊在郡治北隅國朝洪武中改置千戶所因徙
邑於西門外舊貢院之址也勢湫隘每爲洪水
所侵且村烟寥落有警卒莫能避正統以來荐
燬於兵燹廢興靡常民益病焉前郡守舒城鄭
君時議遷不果正德丁卯江君汝思以名進士
來知茲邑旣視篆卽進父老詢民疾苦衆首舉
此以對君周旋顧瞻喟然歎曰邑之設本以爲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四十八

民乃不利於民若此孰之咎歟然吾未敢專也
遂白諸按閩御史四明韓公廉以請於朝制可
其奏值時多故橫禁方嚴動遭掣肘君志於康
民力任其責遷邑於東通衢復售民地以拓其
基於是鳩工掄材陶瓦伐石百凡殫心經畫一
無擾于民前爲大門門之上爲譙樓以司更漏
次爲儀門又次爲正堂堂之左右爲耳房以貯
文卷堂之後爲燕居爲庫藏爲官吏廨宇大門
之西爲囹圄階砌墉垣靡不堅飾經始於正德

戊辰十二月踰三秋落成高明壯麗規制夔超
於昔黔黎快覩皆喜其成而不知其所以成也
君旣遷任以去越數載耆士謝邦大輩相率詣
貳守萬君廷彩大尹鄭君貴濂告曰邑之爲民
病者百餘年矣幸徼福於賢令尹吾民永享其
利功莫大焉雖嘗紀其事然非特書懼久而或
泯也願重勒石昭示悠遠以系人心爲良二君
因疏其始末達諸大方伯安福伍公朝信屬予
記之予維遷邑重事也非去危卽安民心悅從

而功克成者厥惟艱哉昔孔子修春秋凡遷國
必書如邢遷於夷儀衛遷於楚丘蔡遷於州來
雖皆避患而舉聖筆悉書於經者重民力也嗚
呼縣治之建所以宣化承流百里庶政於茲繫
焉况建治非所民罔底寧爲之牧者固可憚力
役之艱因循苟且坐視其患而莫之卹耶斯舉
也民不告勞財不聚衆振百年之墜典奠一邑
之民居厥功懋矣語曰因民所利而利之斯惠
而不費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汝思從政之美

其得於聖門之教後千載而興起者歟君名良
貴汝思其字江右貴溪仕族予同年伯溫大叅
公從子也今爲內臺豸史功業益著以閱此特
其權輿耳然非人心去思久而弗替方岳重臣
暨賢守令汲汲於順民揚善則斯石記載奚取
夫庸髦之文哉因併書之以告諸來者俾知縣
治攸遷負願之重立蓋以此云

南平縣題名記

明張燾

秦初罷列國置郡邑議者謂其非古昔帝王公天下之意然列國之君各以其壤地爲家長子孫而不變雖不肖非大故天子不得而易之民何所於訴焉今之爲郡邑者苟不利於吾民則朝符組而暮韋褐矣豈得久厄於其域中哉是其爲意似於列侯分土之制尤公也雖然古之人視國猶其家故凡所以爲民者卒多深長之思今之人視其所至若傳舍焉故凡所以爲民者不過一切苟且目前之謀而已矣無惑乎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南平爲邑當八閩四達之衝且無旁邑筦楮醴鐵布石之利而其勞過之夫惟邑之地無所產而其勞過於旁邑故凡爲令長者苟非以焦勞積思則其治亦不得與旁邑齊是故其惟家視吾邑以子視吾民如土地之未辟則曰吾田園之荒蕪也流亡之未集則曰吾室家之仳離也訟獄繁興則曰吾同室者之鬪未已也盜賊不息則曰吾門庭之寇未除也

里巷亡絃誦聲則曰吾義方之訓未立也凡所以利民者或限於時不得興害民者或阻於勢未及革則曰吾燕翼之道有未盡也一夫之役則曰妨吾之農工也一縷之費則曰匱吾之織事也如是則吾南平雖不幸而當八閩之衝尤幸而得召杜相仍使無□之赤子亦庶幾得以少被乎响哺之惠也哉予也糜祿三稔心雖有餘力則不足誠多有負於茲惟後來者相與共成之則固斯民之幸也且夫今之邑視古之小

國也古小國之君非有疏附折衝之績於其王不得分土而封邦之今吾輩往往以書生起自賢科我天子不惜百里之地與之以共治焉是其功不及古列國之君而其分則過之矣使其又不知所以圖報也夫不大有獲戾於我當宁也哉大有獲戾於先王也哉縣舊有題名記漈列不存續刻者又畧而不備故復勒此以樹於儀門之左使宦遊於茲者先後得備載其氏籍以示不忘焉嗚呼後將有議眎諸君矣

舊府學記

明 龔用卿

自古論治道者未嘗不以人才爲首務學校人才之所自出也故古之王者建學君民必以教學爲先羣之以庠序聯之以師儒師嚴道尊民知敬學則善人多而後教化行風俗美治道由此而出矣欲求人才必加意於學校重其本也我明之興上法於三代之隆自國都至閭巷下邑莫不有學百八十餘年以來其所以綿有道之長而基無窮之業者端在此矣延郡在宋時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五十三

人才倍出入我朝以來建學於郡治後西山之巔基據崇岡後臨峻壑人才科目寥寥然未有興者嘉靖丙午學之師生僉議以形勝非宜爰考舊制以宋南劍州學故址卽今之西門城隍廟及雜造局之地實國初南平舊縣治也具達於巡按御史金公城提督學校副使周公琬欲改遷以復舊地二公矍然曰學校育才之地求治最急事宜先之吾儕奉上德意以建學成才爲急務其敢後乎狗衆議以改圖之事不可緩

也乃謀之先督學副使張公謙質諸前分守叅議夏公寶分巡僉事利公賓余公壙率同知府事范君來賢通判郭君希顏推官楊君樞相度而復議之詢謀僉同巡按報可於是諏日興工易其地仍故南劍學基而改建之中爲廟爲堂爲廊爲廡爲號舍以及廚庫齊室之所罔不加虔復貿民居之隣近者以增益之視舊制廓然一新矣而始終其事者則郡□范君督□之取公帑之資一千五百餘緡興工於丁未之九月

訖工於戊申之四月以紀時示訓率作興事不可無述也乃遣教授朱邦彥徵言於卿以示永久卿惟今日之士由學校者誦法孔子孔子之道如口中天無所不照如水行地無處無之固非有所擇於地而後其道得行也然使地無吉土處非其據則非所以揭虔妥靈而實非人心之所安也顧世道有汙隆則氣運有升降而人才之盈縮恒必由之斯役也諸君子拳拳作興學校之意良亦勤矣而尤反覆論議量度至再

乃詳審而後舉行者毋亦慎重於長府之改作
與僖公之作闕宮也國人侈之以爲美談且致
祝願之私欲其昌大期艾以永於有聞夫子載
之於魯頌美其慎也諸生之遊學於此者將何
以副諸君子之意乎卽斯義也崇實學以遠末
技明正道以塞邪徑務深造以祛近功尙遠圖
以絕小利推之於國則爲實用施之於事則爲
實政諸士子所以仰副建設學校之意莫出於
此諸君子之所以羽翼作新賢才之意或者其

在此乎董是役者南平縣丞盧廷友將樂縣丞
陳泮均於學校有勞焉是皆可書也